

社會科學名著叢譯

“Цзин-Тянь”

Аграрный строй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中國古代社會

М. Кокин

譯 紀 岑

1933

孫寒冰主編 · 黎明書局版

社會科學名著譯叢

柯金著 岑紀譯

中國古代社會

黎明書局發行

社會科學名著叢之一

譯紀岑 著金柯

中國古代社會

——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研究——

1933.4, 初版 1—2000 本

實價一元六角

所.....版

黎明書局

有.....權

▲本書內容▼

夏商周三代的中國社會，是歷來史家所不能解決的謎。著名的亞細亞社會的學說，亦為今日社會形式發展理論中各方爭議之焦點。本書討論古代中國土地制度之發展，以觀察中國社會形式發展的階段，理論至為深刻新穎作者詳論胡適之、廖仲愷、胡漢民、李炳華、李融五、劉大鈞等諸家對於該問題的意見，對於商業資本主義的作用，井田制度的意義，以及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本質等，均有極詳細的發揮。附有馬加爾、胡適之、李融五等各家意見尤為可珍。

◀上海黎明書局▶

發行所
黎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
河南路口

發行所
徐毓源
上海四馬路
五十七號

印刷者
黎明書局
上海南成路
大德里

黎七〇號(丁)

譯者序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遠正在開展着！這一戰線非常之長，作戰時也已有三四年之久！

論戰一開始，即着重於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本質問題，隨後關於中國古代社會史，關於秦以後至雅片戰爭以前這一長時期之社會階段問題，關於中國全部社會史時期之劃分問題，甚至關於研究中國社會史之方法論問題，逐漸地不斷地使戰線開展。參戰的人就過去和現在看來，雖然不多，但每條戰線都有人參加，每個戰士都自以必操勝算而出現於他所選擇的戰線。在這一長期的惡戰中，也有已聲嘶力竭，只好偃旗息鼓的，也有還在再接再厲的，也有暫時退兵補充軍實，以待再度進攻或反攻的。

在論戰中我們固然看到某幾方面的一些小勝利，但說到最後分勝負時期，則為時尚早。在這勝負未分之際，各方面都希望有生力軍參加，以助軍威。因此我們特地招請一支外來的生力軍來參戰，這支生力軍在作戰上一定能給牠的友軍以很大的幫助。

我們在沒有介紹這支生力軍以前，把最近戰場上的情形，先概括地說一說。

怎樣去把握住了了解中國社會史的關鍵？戰場的消息告訴我們的是參戰的人所搬演出來的武

器大體上都是將中國社會史按照社會形式發展的各階段去劃分期。他們根據那一種分類去劃分中國社會史的各時期呢？這裏我們便看到大多數都是襲用了波格達洛夫的分類法去劃分中國社會史。

至於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及資本論中所提到的與『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爲表識經濟的社會結構之連續的（進展的）時代』的東方社會，亞細亞生產方法，除李季根據馬克思的這種分類去劃分中國社會史而指出殷代爲亞細亞生產方法時代，以及胡秋原在讀書雜誌及文化月刊上發表的論文對亞細亞生產方法加以檢討，而根本否認其存在外，大多數頂着馬克思主義者頭銜的人對此都忽視了。他們的這種忽視在我們觀戰或正準備參戰的人殊難斷定他們是像胡秋原一樣根本否認亞細亞生產方法之存在抑或不了解而不提。

我們在這裏鄭重地提出：亞細亞生產方法是否應與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同視爲表識經濟的社會結構之進展的時代？如果是的，那末表識一經濟的社會結構時代的亞細亞生產方法其特徵是什麼？亞細亞生產方法在中國是不是像馬加爾所說在資本主義未侵入中國以前牠是中國社會史整個時期的經濟的社會結構之基礎，抑或這個生產方法在中國社會史上曾存在過一個時期，後來中國社會發展將牠破壞了？

根本否認亞細亞生產方法之存在在蘇聯有杜布羅夫斯基，而在中國則有胡秋原。無疑地，胡秋原完全跟着杜布羅夫斯基的巴尼跑。胡秋原在文化月刊上發表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一文說亞細亞生產方法非亞細亞生產方法，說亞細亞生產方法不是生產方法。他把馬克思論印度以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指出的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幾個特徵割裂開來講，他引了杜布羅夫斯基說的『其實，土地國有化可以在不同的生產方法下——前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發生。而灌溉在父系氏族經濟時代封建社會時代奴隸制度及資本主義時代都可以發生作用』以後，接着就說：『土地國有不僅是亞細亞的形態，而且是蘇維埃的形態。現在蘇聯，也分明是在實行土地國有。如果這能決定生產方法則殷代與蘇聯莫不在同一社會階段麼？』他對於水利這一特徵也引了一段馬克思的話而接着說『可見水利在印度之意義亦如在荷蘭一樣。』他又說『就是如後所述，馬克思所真正指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加上村落共同體的小農與家內工業之結合形態也不僅是亞洲生產方法，也是歐洲生產方法，俄國生產方法。』他這樣割裂或片面而加以論列之後，總括起來，就說亞細亞生產方法不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

像他這樣說法是很難令人滿意的。如果我們對於土地私有之不存在——即土地國有這個字僅就字義去看而不注意牠實現的時代及該時代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那末我們就可以像胡秋原

一樣發生幾千年前殷代所實現的土地國有拿來和幾千年後蘇聯的土地國有莫不在同一社會階段上麼的疑問，但是誰都不會有這樣愚蠢的看法。

單拿某一個特徵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去找尋，自然可以找尋得到；但是要決定這一特徵在這個地方或那個地方表現出來是否具有同樣的作用同樣的意義，這就要看牠是否在同一的社會階段上發生而且與這一特徵相聯繫的或決定這一特徵的其他若干特徵是否在其他的地方也同樣發生。我們應當從各時代各個特徵的總和來理解各時代社會內部的結構和經濟基礎。

馬克思正是從亞細亞社會抽取出若干的特徵并拿這些特徵的總和來理解亞細亞生產方法，因此他才認亞細亞生產方法為一經濟的社會結構之時代。

至於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是否與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為連續的諸時代，這一問題樸列漢諾夫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中已有解答。他說：

「我們可以斷定，馬克思於讀過摩爾根古代社會的著作之後，改變了他對於古代生產方法對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意見。在實際上，封建生產方法經濟發展的邏輯達到社會革命，這就指示資本主義的勝利。然像中國或古埃及經濟發展的邏輯并不發生古代的生產方法。在第一個例中是講兩個發展階段，其中的一個跟着另一個而出現，并且是由另一個引起來的。反之，在第二個例中我們便看

見兩種並存的經濟發展模型。古代社會形態代民族組織而起，這種組織也在亞細亞社會制度之前。這兩種社會組織模型的每一種都是生產力在氏族社會組織懷中發展的結果，這種發展終必使民族趨於滅亡。雖然如此，然這兩種模型彼此大不相同。而其原因則由於牠們主要的差異點是在於自然的地理的環境影響之下發生出來的。在一個場所，此等環境對於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支配一定的經濟結構，在另一個場所，便支配其他的生產關係，這些關係是和第一場所完全不同的。

這就是說氏族組織破壞後在西方進到古代的生產方法階段，在東方則進到亞細亞生產方法階段，在中國和古埃及經濟發展的邏輯並不發生古代的生產方法。因此西方社會史發展之連續的各時代是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資產階級的；而在東方社會史發展之連續的各時代則是亞細亞的、封建的以及近代資產階級的。根據這樣的分類去劃分中國社會史各時代才是正確的。

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特徵從馬克思資本論及馬克思通信中可以抽出如下的幾點：一、土地私有之不存在——土地國有；二、人工灌溉之必要及與此相應的極大範圍的公共事業的組織之必要；三、農村公社；四、專制政體為國家的形式。那些特徵的總和就是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本質。

說到亞細亞生產方法在中國社會史上存在的時期的問題，則有三種不同的意見，馬加爾認為

中國整個社會史（在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前）都是亞細亞生產方法時代；李季認為『自殷至殷末爲亞細亞生產方法時代』（見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二輯）因爲這時期完全具備了馬克思所指出的那些特徵；郭沫若則認爲『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

關於農村公社在中國古代存在的形式一問題在論戰中除王伯平指出井田就是農村公社以外，其餘的人對於這個問題都沒有加以解答。這一問題是最值得注意的，但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作者郭沫若和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和批評的作者李季都一樣地加以懷疑。郭沫若在他那本書中他所持的否認井田的存在理由是認爲『所謂「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看并不是所謂「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的甚麼井田制——井田制自身是後代儒家的理想，事實上絕對不會有那樣規整的劃土分疆的辦法。』這種說法完全和資產階級學者胡適一流人物同一鼻孔出氣。我們要了解井田制之有無必須根據當時的生產力，當時的耕種方法以及當時統治與從屬的關係來決定。現在我們總說一句，關於亞細亞生產方法之理解關於中國古代社會之分析，過去的論戰還不能給我們相當滿意的解答。

柯金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在這兩點上却生色不少。他先究明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方法論，然後進而分析中國古代的土地制度（井田制），他把這一制度從後人理想化了的或後人根本懷疑

的各種意見中整理出來而說明井田的實質。這比一般空泛地爭論井田制之有無有意義得多了。他不僅根據當時生產力、耕種方法、土地關係等說明井田之存在，并且還敘述在這一制度上所建立的上層建築物。他對於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各點都給了相當的解答，雖然有許多地方還須得爭論的。他的這本書在還正在開展的論戰中是一支有力的生力軍，是論戰中的一支別動隊。

本書原名爲古時中國之土地制度。但就牠的內容講，除分析土地制度的問題外，他還涉及中國古代的牧畜灌溉商業以及國家形式。換句話說，他描寫了中國古代社會之全部經濟的社會結構。因此我們認爲改名中國古代社會還比較切當。

馬加爾論社會形式的長序，對於目前的爭論也有很大的幫助。書末還附有過去胡適胡漢民諸人對於井田制爭論的全部文獻。

譯者在譯文方面只力求忠實，至於譯文之生硬，那是不免的。這裏所要特別聲明的就是原書中所引的中國古今書籍上的文句，大部分均已找出。至於從農政全書及三代經界通考等書中所引的譯者曾到市商會圖書館及暨大圖書館檢閱，但兩處都缺乏這二類書籍，只好暫時根據原文譯出，俟以後找到，於再版時校正。

譯者 一九三三年三月於上海。

馬加爾序

一

最近幾年來，關於馬克思社會形式學說一問題，又重新在不同的方面研究起來，並且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引起熱烈的爭論。成爲爭論的問題之範圍更加擴大，而且事實上已經爭論到最基本的問題，爭論到最主要的定義，爭論到馬克思社會形式學說底對象及方法，最後，由於幾個人的努力，爭論轉到另一方面，即是討論到馬克思的原文之『字義』，討論馬克思的無可爭論的明顯的而又無二義的命題之意義及旨趣。

最足奇怪的是爭論到馬克思將社會形式作何了解，馬克思將生產方法社會作何了解。爭論社

會形式與結構之間有無差異。

幾年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之間繼續爭論着政治經濟學是否只研究一種社會形式，抑或一切社會形式，是否一切生產方法之研究包括在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之內。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之間，甚至爭論到，馬克思區分了幾種社會形式；在這種情形之下表現出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些人以為馬克思只區分了三種社會形式；別的人則斷定有四種；而熱心的「理論家」則以自己的聰明才智認為有整整十種社會形式及結構，他們敘述自己對馬克思、恩格斯、烏里亞諾夫的偉大的發明。爭論又涉及馬克思是否寫過亞細亞生產方法，東方的社會是否把牠認為特殊的社會形式。如果是的話，那末他把亞細亞生產方法作何了解。有不少的爭論涉及，馬克思主義是不是承認并且可承認商業資本主義為特殊的社會形式。

爭論在其不斷的發展中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問題：封建制度與奴隸制度在原則上是不是彼此不同的形式？小的商品生產者底經營是不是特殊的社會組織？現在的俄國經濟是不是特殊的社會形式？特殊的生產方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否有不同的生產方法？

從這一極不完全的提要中就可看出說到史的唯物論之重要的問題。在爭論的各方而，開始將自己對馬克思的命題之了解應用於各國之過去與現在的時候，於是關於在俄國、中國、印度等等國

家內的歷史動力，尤其是這些國家內革命的動力諸問題就發生了。

即使把空洞的詭辯學，無原則的調和主義以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流派利用這些爭論以復活反動的理論之可憐的企圖丟開一邊，即使擺脫無原則的折衷主義，而在馬克思的社會形式學說之重要問題上，馬克思的辯證法也免不了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機械主義的曲解。

但是馬克思的社會形式學說包括人類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全部生產關係之總和、生產力之發展及分工、私有財產之發生、階級之形成、剝削之方法及階級鬥爭、國家之形成及社會經濟形態的所有進步的時期之分析，在各種社會形式之下的經濟基礎及意識的上層建築，各種生產方法之發生、發展及消滅等等——都是馬克思社會形式學說的對象。

所有這些問題之極大的理論的而尤其是實際的意義是無可爭論的。但是正因這些問題之複雜性、特異性、及多方面性，使我們在這一簡括的概論中，祇能止於幾個爭論的問題。

我們在自己面前提出較為平庸的和窄狹的任務。我們祇要確定馬克思的幾個無可爭論的命題，恢復這些命題之真實的意義，把牠們從折衷派、修正派、機械派的曲解中刷清出來，並在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指出幾個較切近的任務。

馬克思的社會形式學說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這一學說和馬克思的整個系統一齊發展起來。如果我們要在現在來理解馬克思，那末，很顯然的，我們應當在其發生與發展中之共同點上來研究馬克思的學說。

無疑地，我們應當從黑格兒(Hegel)出發。

『黑格兒的辯證法是頭腳倒置的。我們要把這個倒立着的辯證法顛倒過來，爲的是要在神秘的外殼之下解剖出合理的核心。』(見資本論，一九二三年版，第一卷，第四八頁。)

馬克思在社會形式之研究方面把黑格兒倒立着的辯證法顛倒過來。恩格思在其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論文內，就指示出這一點。

『黑格兒的思考方法之優越於所有其他哲學家之思考方法，就在於那種偉大的歷史感覺之內，此種歷史的感覺是前者(黑格兒的思考方法)之基礎。不管形式之抽象及理想性，他的思想的進程永遠和歷史的進程平行地開展，而後者只是作爲前者的證驗。』

『思考與實體間之真實的關係若是被這些表現於變化的形態之內而且是頭腳倒置的，則在哲學的全領域之內也是用這樣的方法貫入了積極的內容，再則，黑格兒同他自己的學生不同，他不

作愚昧無知中之美德，而是一切時代最有教育的人們中之一人。他第一個企圖證明歷史進程的發展中之內在的聯繫。他的歷史哲學的思想在現在無論我們覺得怎樣的奇妙，這一著作之基本的概念由於牠的宏大在現時都能令人驚異，特別是在我們拿黑格兒和他的前輩或和那些在他以後關於歷史之一的思考爲己任的人們相比較的時候。在他的現象學中，審美學中，歷史中，哲學中——這種偉大的理解到處都有紅線穿着。而問題處處都以歷史的眼光來考察，而與歷史的真實性有一定的，雖然是抽象的倒置的聯繫。

『這種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史觀之直接的理論的前提條件，而且對於邏輯的方法的支點已因此而獲得了』（見政治經濟學批判一九二九年俄文版第八頁）。

黑格兒的歷史觀就是馬克思所研究出來的新的唯物史觀之直接的理論的前提條件。馬克思不僅在哲學方面把黑格兒頭腳倒置的辯證法顛倒過來，就是在歷史之理解方面也是如此。

黑格兒在其著作世界史之哲學講演中提供了歷史哲學之基本概念。（見 E.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Leipzig, 1923）我們覺得馬

克思除批評黑格兒的法律哲學外，從黑格兒的這本著作出發，在研究他自己的歷史的唯物論的概念的時候，他超越了并倒轉了這一著作中發展了的黑格兒的概念這裏沒有任何的可能，而且也沒

有任何的必要來敘述——即使是很簡短地——黑格兒的絕對精神在歷史進程中自己發展的概
念。我們的目的是要充分指出，照黑格兒的說法，絕對精神在牠自己的發展中經過着許多階段。黑
格兒劃分世界歷史爲下述諸時期：

一、東方的世界，中國、印度、波斯、西亞細亞、埃及包括在內。

二、希臘及羅馬的世界。古代希臘及古代羅馬的歷史包括在內。

三、日耳曼的世界。包括「日耳曼」世界的歷史從維贊廷帝國到大卡爾帝國爲第一期中世
紀的歷史爲第二期；近代的歷史爲第三期，且爲特別的一篇。

如果去掉神秘的外殼，那末就表現出，黑格兒分世界曆史爲四個時期，即是：

一、東方社會之發生及發展的時期，

二、遠古的時期，

三、中世紀的時期，即封建制度的時期，最後，

四、資產階級的社會。

黑格兒把這幾個時期視爲絕對精神自己發展的幾個不同的階段。他一開始對於全世界的歷
史就有一種思想，就是在世界歷史內，在一切事件的大聲喧囂之下發生出某種生產——內在的寂

靜的和秘密的生產之創立，『在牠裏面出現一種理智，才智及自己自覺的意志之世界，不是偶然底犧牲，而是要在自身內表現出自己認識的理想』（見烏氏全集第十二卷一五九頁）。但是在那個時候，在神祕的外殼之下『在關於道德，自己自覺的意志及自己認識的理想的空洞的漂亮話中，我們在黑格兒的這一著作內找到關於富與貧，關於階級的關係，關於歷史上的矛盾的顯著的思想而且不是別的人而是烏里亞諾夫指出黑格兒的『歷史唯物論之發端』的確。他指示出『在一般的歷史哲學中提供得很少——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這裏，正是在這一方面，在這一科學內則前進了極大的一步。黑格兒在這裏已陳腐了』（見烏氏全集第十二卷一六三頁）。

但是甚至在黑格兒的這一著作之內，我們找到許多論據這些論據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手上有更遠的發展。在唯心論的推論中可以找出許多有趣之思想和觀察，可以把牠們視為歷史唯物論的發端。特別是涉及東方，從黑格兒方面我們可找出許多論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把牠們腳頭顛倒過來。我們從牠們裏面只引幾處以作說明，

以下就是黑格兒關於中國問題所說的話：

『本體的——這裏表現為道德的（*Sittliches*）在此地佔着統治并不是為主體之智力的上層建築而是為政治之專制政體……從世界存在的那時候起，這些國家祇能在自己的內部發展起